

每天读一点 世界成长文学名著

小公主

【美】白涅德 著



“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都要表现得像个公主。”

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，
但10岁左右的小主人公萨拉做到了。

济南出版社

悦乐书斋
每天读一点 | 世界成长文学名著

每天读一点 | 世界成长文学名著

小公主

【美】白涅德 著

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公主 / (美) 白涅德 (Burnett, F. H.) 著; 周增文主编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3. 7

(每天读一点·世界成长文学名著)

ISBN 978 - 7 - 5488 - 0898 - 5

I. ①小… II. ①白… ②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5242 号

责任编辑 张雪丽

装帧设计 胡大伟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(250002)

发行热线 0531 - 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
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成品尺寸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5.125

字 数 97 千字

定 价 18.00 元

济南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
电话: 0531 - 86131736

阅读前的准备

● 认识书中的人物

萨拉·库尔：故事的主人公，一位英国驻印度军官的独生女，后来进入伦敦的学校念书。

雅美加德：萨拉的第一个朋友，不太聪明，却温和善良，对人很好。

乐娣：年纪很小的一个学生，由于父亲的溺爱，变得任性和爱哭。

蓓琪：学校里的小女佣，是个可怜的女孩子。

拉碧雅：傲慢、喜欢欺负人的女孩子，常常以女王自居。

明真校长：虚荣心强、见钱眼开的妇人。

加利斯福特先生：住在学校隔壁的一位印度绅士。

● 了解本书的作者

本书的作者是白涅德夫人，她被誉为美国最好的女作家之一，她是一位非常擅长写儿童小说的女士。



白涅德夫人全名弗朗西丝·白涅德，1849年生于英国。她父亲早逝，家境贫穷，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从少女时代起，白涅德夫人就开始了短篇小说和故事的创作，并以此来贴补家用。1877年的《少女奥劳利》使她初获成功，1886年的《贵族爷爷和贫民孙子》给她带来了声誉和财富，而于1905年重新出版的《小公主》成为她最受儿童喜爱的作品，流传于世，此外她还著有儿童小说《秘密花园》。

白涅德夫人是位多产的作家，一生中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，以及几十篇短篇小说。她凭借着自身对生活艰辛的深刻体会和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，完成了这些著作。几乎在白涅德夫人所有的作品中，都萦绕着一种美好、善良的氛围，散发着人性的光芒。

● 把握本书的内容

《小公主》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：英国驻印度军官的独生女儿萨拉出生后母亲就去世了，七岁的时候，父亲把她送进了伦敦的一所学校念书。由于家境富裕，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。可正当她在快乐的顶峰时，不幸却慢慢靠近了她。萨拉的父亲事业失败，患了一场重病去世了。这时的萨拉突然跌入了不幸与苦难的深渊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文不值的“小女佣”。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，萨拉仍然善良且乐于助人，她关心她身边的每一个朋友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在她父亲的朋友帮助下，她又获得了久违的幸福，再一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小公主”。

这本书曾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表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并且被多次搬上银幕。这本书也是《哈利·波特》的作者 J·K·罗琳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。这是一个少女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，小朋友们，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遇到困难时，就请想想萨拉，她会带给你们勇气的！

目 录

第一章	萨 拉	1
第二章	一堂法语课	11
第三章	雅美加德	17
第四章	乐 娣	24
第五章	蓓 琪	33
第六章	钻石矿（一）	42
第七章	钻石矿（二）	51
第八章	在阁楼里	65
第九章	梅基塞代克	73
第十章	印度绅士	79
第十一章	拉姆·达斯	88
第十二章	墙壁的另一边	95
第十三章	一个贫民	102



第十四章	梅基塞代克的所见所闻	108
第十五章	魔 术	113
第十六章	来访者	126
第十七章	“正是那个孩子”	136
第十八章	“我都不打算这样”	141
第十九章	“安妮”	151

第一章 萨 拉

这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天，黄色的浓雾笼罩着伦敦的街道。下午，家家户户就都点起了灯火，商店的橱窗里也闪烁着煤气灯光，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正坐在一辆出租马车中。

她被父亲搂在怀里，蜷缩着坐在车里，睁着一双大眼睛凝视着车窗外的行人，若有所思。没有人想到会在他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儿脸上看到这样的眼神，即使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，这样的眼神也显得有点老气，何况萨拉·库尔只有七岁！她总是在做梦，想着大人们的世界和一些古怪的事情，她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好久了。

“爸爸，”她神秘地说，声音很低，“爸爸。”

“什么事，宝贝儿？”库尔上尉回答着，把她搂得更紧些，低头看她的脸，“萨拉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这就是那个地方吗？”萨拉轻声说，身子蜷得更紧了，“是不是，爸爸？”

“是的，小萨拉，就是这儿，我们终于到了。”虽然她只有七岁，她知道爸爸说这话时是伤感的。



萨拉把这个她将要去的方称为“那个地方”，从很多年前她父亲就要她做好了。萨拉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死了，所以她一点都不了解她，也不想念她。她的父亲是她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他们总是一起玩，相互喜爱对方。她知道他富有，只是因为听人们这样说，他们以为她没在听，她还听到他们说等她长大了也会是个富人。她完全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她一直住在漂亮的房子里，习惯了仆人向她行额手礼，称她为“小姐”，凡事都顺着她。她有许多玩具和小动物，还有一个崇拜她的印度奶妈。于是她明白了，富人才拥有这些东西。然而，这也是她所知道的一切。

她也只有一件烦心事，那就是有一天她要被送到“那个地方”。印度的“气候”对孩子太坏了，一有可能他们就被送得远远的——通常是到英格兰，去念书。她看到过别的孩子离开，听到过他们的父母谈论收到他们的来信。她早就知道她也必须得去，尽管有时候父亲讲的航海故事和那片国土曾使她着迷，但她一直为父亲不能和她待在一起而烦恼。

“你不能跟我一起去那个地方吗，爸爸？”她五岁时就曾这样问过，“你不能也去上学吗？我会帮你做功课的。”

“你不用在那儿待很久的，小萨拉。”他总是这样说，“你会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，那儿有很多小姑娘，你们可以一起玩。我也会给你送去很多书，你会长得很快，好像用不了一年就会长得又大又聪明，那时就可以回来照料爸爸了。”

“嗯，爸爸，”她柔声说，“既然我们已经到这儿了，我想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啦。”

爸爸笑她说话这样老气。说实在的，他可一点儿也不想离开她，不过他知道必须将此这种念头埋在心里。这优雅又老气的小萨拉一直是他的伴儿，他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孤独的家伙，等他独自回到印度，走进他的别墅时，就无法看到穿着白色连衣裙迎上来的小人儿了……想到这儿，他把萨拉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

马车驶进了一处又大又暗的大院子，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矗立着的一幢大房子。

那是幢又大又暗的砖房，和两边并列的那些房子一模一样，但它的前门上有块闪着光的铜牌，上面刻着黑色的字：

明真小姐高级私立女子学院

“我们到了，萨拉。”库尔上尉说。他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高兴，然后把她抱下车，登上台阶，拉响门铃。萨拉后来经常想，那幢房子和明真女士简直一个样：样子体面，家具精良，可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怪模怪样的。就说扶手椅子吧，里面似乎都藏着硬骨头，大厅里每样东西都是硬邦邦的，甚至角落里那只落地钟上满月形的红脸蛋都是一副严厉的精心修饰



过的样子。他们被领进铺着地毯的客厅，地毯的图案是方形的，椅子也都是方形的，一只笨重的大理石钟摆在沉重的大理石壁炉台上。

萨拉在那些硬邦邦的红木椅子上找了一张坐下来，迅速地
向周围扫了一眼。

“我不喜欢，爸爸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我敢说，士兵们——即使是最勇敢的士兵——也并不喜欢上战场。”

库尔上尉被逗得放声大笑。他年轻，充满乐趣，而且从来不对萨拉的奇谈怪论感到厌烦。

“噢，小萨拉，”他说，“要是没人对我说这些一本正经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没有谁像你这样一本正经了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一本正经的话会让你笑成这样？”萨拉要问个究竟。

“因为你说那些话时是那样的有趣。”他回答，笑得更厉害了。突然，他把她揽入怀中，使劲地亲她，笑声戛然而止，泪水也好像要涌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明真小姐走进了房间。她就像她的房子：高大，晦暗，体面，却怪模怪样。她的眼睛冰冷无神，微笑同样让人起疑。她一看到萨拉与库尔上尉，脸上就漾开了微笑。一位太太把她的学校推荐给他，她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关于这位军官令人可喜的情况，她听说他是一位阔爸爸，愿意在他的小女儿身上花大把的钱。

“荣幸之极，我能被委托照料这个美丽而前程似锦的孩子，库尔上尉，”她说，然后拉起了萨拉的手，“梅瑞迪思夫人已经告诉了我她十分聪明，聪明的孩子在我们这里可是个宝。”

萨拉的眼睛盯着明真小姐的脸，她正在像平常那样想着奇怪的东西。

“她为什么夸我美丽？”她想，“我根本就不美丽。格兰吉上校的小女儿，伊莎贝拉，她才美丽呐！她有酒窝，玫瑰色的脸蛋，金发。而我是黑头发、绿眼珠，还很瘦，一点也不漂亮。在我见过的孩子里，我只是不算最难看的。她在编故事了。”

可萨拉错了。虽然她一点也不像伊莎贝拉·格兰吉，但是她有独特的魅力。她苗条，灵活，头发浓密且黑，发梢是卷的，她的眼睛的确是发灰的绿色，但是很大很美，还长着又黑又长的睫毛。不过，她还是坚信自己是个难看的小姑娘。明真小姐的恭维，一点也没让她高兴。

“如果我说她美丽，那我就是在撒谎，”萨拉想，“我也应该知道我在撒谎。我相信我和她一样丑——虽然我们丑的不一样。她这样说是为了什么呢？”直到她认识她许久以后，她才知道她当时为什么那样讲，因为她对每个领孩子来的父母都说一样的话。

萨拉站在父亲身边听他和明真小姐谈话。她被带到这所学院来，是因为梅瑞迪思夫人的两个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，库尔上尉对她的经验十分尊重。萨拉将成为优等寄宿生，她将享受更多的特殊待遇，她会拥有一匹矮种马、一辆马车，还有一个法国女佣代替在印度的奶妈。

“我一点也不担心她的教育，”库尔上尉轻拍着萨拉的手笑着说，“倒是最好不要让她学习得太快、太多。她总是坐着，把小鼻子埋在书堆里。她简直不是在读书，而是在吞书，像只小



狼而不是个小姑娘。她总是找些新书来读，她总想要大人的书——深奥的、大部头的、厚厚的——法文、德文还有英文的——历史、传记、诗集，各式各样的书。要是她读得太多，就得把她拖开，让她骑马上街去转转，或者去买个洋娃娃。她真该多玩玩洋娃娃。”

“爸爸，”萨拉说，“你瞧，如果我每隔几天就买一个洋娃娃，我就会有那么多，多得爱不过来了。洋娃娃应该成为我亲密的朋友。艾米莉就要做我的亲密朋友。”

库尔上尉与明真小姐面面相觑。

“谁是艾米莉？”明真女士问。

“告诉她吧，萨拉。”库尔上尉笑着说。

萨拉灰绿色眼睛里的神情很庄重、很温柔，她说：“她是个洋娃娃，我还没有得到她呢！不过，爸爸就要给我去买来了。我们要一起出去找她，我已经给她起名叫艾米莉。等爸爸走了，她就是我的朋友。我要和她讲爸爸的故事。”



明真小姐满脸堆着假笑说：“多独特的孩子啊！多可爱的小家伙！”

“是啊，”库尔上尉说着，把萨拉拉近些，“她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。代我好好照料她吧，明真小姐。”

萨拉和父亲在旅馆里住了几天，直到他坐船回印度。他俩一起去买了许多东西。说真的，这已经大大超过了萨拉实际需要的东西，但库尔上尉是个冲动、天真的年轻人，他想给这小姑娘所有她喜爱的东西，还有他喜爱的。他们采购了一大堆衣服，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华丽得有点过分：有装饰着珍贵裘皮的天鹅绒服装，蕾丝的和绣花的连衣裙，还有缀着大片鸵鸟羽毛的帽子，貂皮外套与暖手筒，成盒的小手套、手帕、丝袜，数量多得让柜台后面那些有礼貌的年轻女店员窃窃私语：也许这个长着双大眼睛的奇怪的小姑娘是哪个外国的公主——说不定就是一位印度王公的小女儿呢。

最后，他们找到了艾米莉，是跑了很多家玩具店、看了无数个洋娃娃后才找到的。他们步行着走过商店的橱窗，马车则跟在后面。经过两三家铺子，他们都没进去。就在他们朝着一家不很大的商店走去时，萨拉突然跳起来，抓住父亲的胳膊。

“噢，爸爸！”她喊着，“艾米莉在那儿！”她脸上放着红光，灰绿色的眼睛里有种神情，似乎刚刚认出了最亲密和钟爱的朋友。

“她竟然在那里等着我们！”她说，“让我们进去吧。”

“上帝！”库尔上尉说，“我看应该让谁来替我们介绍一下。”

“你介绍我，然后我再介绍你，”萨拉说，“我一看到她就知道是她——所以，她也许也认识我。”

也许她确实认识萨拉。所以，当萨拉把她搂到臂弯里时，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有灵性的神情。她是个大洋娃娃，不过还不至于大得难以携带；她有天然卷曲的金褐色头发，像个斗篷一



样垂挂在她四周；她的眼睛是一种透明的、深深的灰蓝，带着柔软而浓密的真睫毛，不是画上去的。

“就是她，”萨拉把她放到膝盖上，看着她的脸说，“就是她，爸爸，这就是艾米莉。”

于是，他们就把她买下了，然后他们真的带她到一家儿童服装店，给她做了和萨拉一样的华丽衣服，她也有蕾丝连衣裙，天鹅绒和细棉布的帽子、外套，还有镶蕾丝边的漂亮内衣、手套、手帕、裘皮等等。

这次采购本应是库尔上尉的一次享受，但是一缕悲哀的念头却一直在拉扯着他的心。这意味着他就要和他心爱的奇特的小东西分开了。

当晚，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站在那儿看睡熟的萨拉。她搂着艾米莉，黑头发铺在枕头上，与艾米莉的金褐色头发混在一起，她们都穿着荷叶边的睡袍，都有弯弯翘起的睫毛。艾米莉看上去像个真的孩子，有了她库尔上尉很高兴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带着孩子似的神情捻了捻胡须。

“嗨嗨，小萨拉！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我相信你不会明白你爸爸有多惦念你。”

第二天，他带萨拉到明真小姐那里，把她留下。他次日早晨就要走了。他向明真小姐解释，他的律师巴罗和斯基普沃思两位先生负责他在英国的事务，他们可以回答她任何需要的咨询。至于费用，他们会按照她送去的账单付钱的。他每星期会给萨拉写两封信，她要什么都会尽量被满足。

“她是个懂事的小家伙，她从不要求那些过分的东西。”

他说。然后，他和萨拉走进她的小起居室，互相道别。萨拉坐在他的膝盖上，小手抓着他大衣的翻领，久久看着他的脸。

“你在把我记在心里吗，小萨拉？”他边抚摸着她的头发边说。

“不是，”她回答，“我心里记得你。你一直在。”然后，他俩拥抱，亲吻对方，仿佛永远不愿放开对方。

出租马车从门口驶走了，萨拉双手支着下巴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，她的目光跟随着马车，直到它消失在广场的拐角。明真小姐打发她的妹妹爱米莉亚小姐去看看这孩子正在做什么时，却惊讶地发现她打不开那扇房门。

“我把它锁上了，”屋里传出了一个可怜的很客气的声音，但很有力，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要一个人待着。”

爱米莉亚小姐又矮又胖，非常敬畏她姐姐。她确实是姐妹俩中心地好的那一个，但是她从没违抗过姐姐。

“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笑、老成的孩子，姐姐。”她说，“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，一点儿都不哭闹。”

“这可比乱踢乱喊好得多！”明真小姐说，“我原以为一个像她这样被宠坏的孩子会把整幢房子闹翻的。要是说有什么可以由着自己性子干的孩子，那么就是她。”

“我刚才打开她的箱子收拾她的东西，”爱米莉亚小姐说，“我从没见过像这样的——外衣上镶着黑貂皮和白貂皮，内衣上是最正宗的法国瓦朗瑟安丝的花边。你看过她的一些衣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